

张恨水

长·篇·小·说·经·典



金粉世家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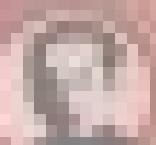
被誉为“现代《红楼梦》”的通俗小说杰作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卷之三

卷之三



金華子
王世貞
金華子



张恨水

长·篇·小·说·经·典

金粉世家

(上)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粉世家/张恨水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张恨水长篇小说经典)

ISBN 978 - 7 - 02 - 007311 - 5

I . 金… II . 张… III . 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 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0717 号

责任编辑:岳洪治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刘晓强 责任印制:张文芳

金粉世家

张恨水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998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37.25 插页 2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978 - 7 - 02 - 007311 - 5 定价:64.00 元(上下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作 者 原 序

嗟夫！人生宇宙间，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吾有家人相与终日饮食团聚，至乐也。然而今日饮食团聚，明日而仍饮食团聚否？未可卜也。吾有吾身，今日品茗吟诗，微醺登榻，至逸也。然则今日如此，明日仍如此否？又未可知也。最亲近者莫如家人，最能自主者莫如吾身，而吾家吾身，吾终莫能操其聚散生死之权。然而茫茫宇宙间，果何物尚能为吾有耶？吾自有知识以来，而读书，而就职业，而娶妻，而立家庭，劳矣！而劳之结果，仅仅能顾今日，且仅仅能顾今日之目前。可痛已！何以言之？请以事为证。吾闻某小说家，操笔为文，不及半页之纸，伏案而卒，其死已速矣。又闻某逸老夫人作雀牌之戏，将成巨和，喜色溢于面，同座一中风出，为上家拦而和之，某夫人一忿而绝，其死又更速也。某小说家于其所写最后一页稿之先，安知其不终篇耶？某夫人于中风刚出，上家尚未拦和之一刹那，又安知其生命即毕于是耶？嗟夫！人生如此，岂非玄妙不可捉摸之一悲剧乎？此事吾早知之，吾乃不敢少想，少想则吾将片刻不得宁息，惟惴惴然惧死神之傍吾左右而已。何以忘之？作庄子达观而已矣。此古人所谓不做无益之事，曷遭有涯之生者也。

吾之作《金粉世家》也，初尝作此想，以为吾作小说，何如使人愿看吾书？继而更进一步思之，何如使人读吾之小说而有益？至今思之，此又何必？读者诸公，于其工作完毕，茶余酒后，或甚感无聊，或偶然兴至，略取一读，藉消磨其片刻之时光。而吾书所言，或又不至于陷读者于不义，是亦足矣。主义非吾所敢谈也，文章亦非吾所敢谈也，吾作小说，令人读之而不否认其为小说，便已毕其使命矣。今有

人责吾浅陋，吾即乐认为浅陋，今有人责吾无聊，吾即乐认为无聊。盖小说为通俗文字，把笔为此，即不免浅陋与无聊；华国文章，深山名著，此别有人在，非吾所敢知也。明夫此，《金粉世家》之有无其事？《金粉世家》之是何命意？都可不问矣。有人曰：此颇似取径《红楼梦》，可曰新红楼梦。吾曰：唯唯。又有人曰：此颇似融合近代无数朱门状况，而为之缩写一照。吾又曰：唯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孰能必其一律？听之而已，吾又何必辩哉？

此书凡八十万言，吾每日书五六百言，起端以至于终篇，约可六年。吾初作是书时，大女慰儿，方哑哑学语，继而能行矣，能无不能语矣，能上学矣，上学且二年矣，而吾书乃毕。此不但书中人应有其悲欢离合，吾作书毕，且不禁喟然曰：树犹如此也。然而吾书作尾声之时，吾幼女康儿方夭亡，悲未能自己，不觉随笔插入文中，自以为足纪念吾儿也，乃不及二十日，而长女慰儿，亦随其妹于地下。吾作尾声之时，自觉悲痛，不料作序文之时，又更悲痛也。今慰儿亦夭亡十余日矣，料此书出版，儿墓草深当尺许也。当吾日写《金粉世家》，慰儿至案前索果饵钱时，常窃视曰：“勿扰父，父方作《金粉世家》也。”今吾作序，同此明窗，同此书案，掉首而顾，吾儿何在？嗟夫！人生事之不可捉摸，大抵如是也。忆吾十六七岁时，读名人书，深慕徐霞客之为人，誓游名山大川。至二十五六岁时，酷好词章，便又欲读书种菜，但得富如袁枚之筑园小仓，或贫如陶潜之门种五柳。至三十岁以来，则饱受社会人士之教训，但愿一杖一盂，做一游方和尚而已。顾有时儿女情重，辄又忘之。今吾儿死，吾深感人生不过如是，富贵何为？名利何为？做和尚之念，又滋深也。此以吾思想而作小说，所以然，《金粉世家》之如此开篇，如此终场者矣。

夫此书亦覆瓿之物而已，然若干年月，或尚有存者，于其时读者取而读之，索吾于深林古庙间乎？索吾于名山大川间乎？仍索吾于明窗净几间乎？甚至索吾于荒烟蔓草间乎？人生无常，吾何能知也？书犹如是，序文犹如是，人之将来，不可测矣。此一点感慨，扩而充之，《金粉世家》之起讫，易于下笔者也。语曰：“读其书，不知其人可

乎？”小说虽小道，例不外此也。求读者知吾，即求读者之知《金粉世家》耳。此又吾为《金粉世家》序，只述吾之片段感想者矣。凡百君子，匡而进之，吾固乐于拜而受之。或言于小说以外，则不敢知也。书至此，烈日当空，槐荫满地，永巷中卖蒸糕者方吆唤而过，正吾儿昔日于书案前索果饵钱下学时也。同此午日，同此槐荫，同此书案，同此卖蒸糕者吆唤声，而为日无多，吾儿永不现其声音笑貌矣。嗟夫！人生宇宙间，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

1932年6月18日张恨水序于北平

目 录

作者原序	1	
楔 子 燕市书春奇才惊客过	朱门忆旧热泪向人弹	1
第一回 陌上闲游坠鞭惊素女	阶前小谑策杖戏娇嬈	10
第二回 月夜访情倚重来永巷	绮宴招膩友双款幽斋	19
第三回 遣使接芳邻巧言善诱	通幽羨老屋重价相求	28
第四回 屋自穴东墙暗惊乍见	人来尽乡礼共感隆情	37
第五回 春服为亲筹来供锦盒	歌台得小聚同坐归车	46
第六回 倩影不能描枣花帘底	清歌何处起杨柳楼前	56
第七回 空弄娇嗔看山散游伴	故藏机巧赠婢戏青年	65
第八回 大会无遮艳情闹芍药	春装可念新饰配珍珠	75
第九回 题扇通情别号夸高雅	修书祝寿隆仪慰寂寥	84
第十回 一队诗人解诗兼颂祷	半天韵事斗韵极酸麻	94
第十一回 独具慧心诗媛疑醉语	别饶兴趣闺秀有欧风	105
第十二回 花月四围尽情吐心事	竹城一战有意作调人	114
第十三回 约指勾金名山结誓后	撩人杯酒小宴定情时	125
第十四回 隔户听闺嘲漏传消息	登堂难客问怒起风波	134
第十五回 盛会伴名姝夫人学得	令仪夸上客吉士诱之	146
第十六回 种玉向侯门尺书求友	系绳烦情使杯酒联欢	158
第十七回 歌院重逢自慚真面目	绣花独赏暗寓爱根苗	170
第十八回 谨谢主人怜不为绿叶	难明女儿意终惜明珠	181
第十九回 初议佳期快谈银幕下	又蒙厚惠释虑白鑪中	189

第二十回	传字粉奩会心还密柬	藏身花架得意听娇声	199
第二十一回	爱海独航依人逃小鸟	情场别悟结伴看闲花	209
第二十二回	眷眷初逢寻芳过夜半	沉沉晚醉踏月到天明	218
第二十三回	芳影突生疑细君兴妒	闲身频作乐公子呼穷	227
第二十四回	远交近攻一家连竹阵	上和下睦三婢闹书斋	237
第二十五回	一扇想遮藏良人道苦	两宵疑阻隔少女情痴	248
第二十六回	屡泄春光偕行露秀色	别翻花样说古听乡音	257
第二十七回	玉趾暗来会心情脉脉	高轩乍过握手话绵绵	267
第二十八回	携妓消愁是非都不白	酿金献寿授受各相宜	278
第二十九回	小集腾欢举家生笑谑	隆仪敬领满目喜琳琅	288
第三十回	粉墨登场难为贤伉俪	黄金论价欲组小家庭	298
第三十一回	藕断丝连挥金营外室	夜阑人静倚枕泣空房	309
第三十二回	妇令夫从笑煞终归鹤	弟为兄隐瞒将善吼狮	319
第三十三回	笔语欺智囊歌场秘史	馈肴成画饼醋海微波	330
第三十四回	纨绔聚豪家灭灯醉月	艳姬伴夜宴和索当歌	341
第三十五回	佳节动襟怀补游郊外	秋光扑眉宇更入山中	350
第三十六回	山馆留宾归途行不得	月窗寻梦旅舍夜如何	361
第三十七回	兄弟各多情丛生韵事	友朋何独妒忽绝游踪	371
第三十八回	拥翠依红无人不含笑	勾心斗角有女乞垂怜	382
第三十九回	情电逐踪来争笑甜蜜	小星含泪问故示宽宏	392
第四十回	胜负不分斗牌酬密令	老少咸集把酒闹新居	402
第四十一回	当面作醉容明施巧计	隔屏说闲话暗泄情关	413
第四十二回	云破月来良人避冢妇	莺嗔燕咤娇妾屈家翁	424
第四十三回	绿暗红愁娇羞说秘事	水落石出惆怅卜婚期	436
第四十四回	水乳樽前各增心上喜	参商局外偏向局中愁	446
第四十五回	瓜蔓内援时狂施舌辩	椿萱淡视处忽起禅机	458
第四十六回	手足情深芸篇诳老父	夫妻道苦莲舌弄良人	470
第四十七回	屡数奇珍量珠羨求凤	一谈信物解佩快乘龙	482
第四十八回	谐谑有余情笑生别墅	咄嗟成盛典喜溢朱门	492

第四十九回	吉日集群英众星拱月	华堂成大礼美眷如仙	502
第五十回	新妇见家人一堂沉瀣	少年避众客十目驰骋	512
第五十一回	顷刻千金诗吟花烛夜	中西一贯礼别缙绅家	522
第五十二回	有约斯来畅谈分小惠	过门不入辣语启微嫌	533
第五十三回	永夜涌心潮新婚味苦	暇居生口角多室情难	543
第五十四回	珍品分输付资则老母	债台暗筑济款是夫人	554
第五十五回	出入一人钱皱眉有自	奔忙两家事慰醉无由	565
第五十六回	授柬示高情分金解困	登堂瞻盛泽除夕承欢	576
第五十七回	暗访寒家追恩原不忝	遣怀舞榭相见若为情	587
第五十八回	情种恨风波醉真拼命	严父嗤豚犬愤欲分居	597
第五十九回	绝路转佳音上官筹策	深闺成秘画浪子登程	608
第六十回	渴慕未忘通媒烦说客	坠欢可拾补过走情邮	618
第六十一回	利舌似联珠诛求无厌	名花成断絮浪漫堪疑	629
第六十二回	叩户喜重逢谁能遣此	登门求独见人何以堪	639
第六十三回	席卷香巢美人何处去	躬参盛会知已有因来	651
第六十四回	若不经心清谈销永日	何曾有恨闲话种深仇	662
第六十五回	鹰犬亦工谗含沙射影	芝兰能独秀饮泣吞声	673
第六十六回	含笑看蛮花可怜模样	吟诗问止水无限情怀	684
第六十七回	一客远归来落花早谢	合家都忭悦玉树双辉	695
第六十八回	堂上说狂欢召优志庆	车前惊乍过迎伴留痕	706
第六十九回	野草闲花突来空引怨	翠帘绣幕静坐暗生愁	716
第七十回	救友肯驰驱弥缝黑幕	释囚何慷慨接受黄金	727
第七十一回	四座惊奇引觞成眷属	两厢默契坚帕种相思	738
第七十二回	苦笑道多财难中求助	逍遙为急使忙里偷闲	748
第七十三回	扶榻问黄金心医解困	并头嘲白发蔗境分甘	759
第七十四回	三戒异时微言寓深意	百花同寿断句写哀思	770
第七十五回	日半登楼祝嘏开小宴	酒酣谢席赴约赏浓装	781
第七十六回	声色无边群居春夜短	风云不测一醉泰山颓	791
第七十七回	百药已无灵中西杂进	一瞑终不视老幼同哀	803

第七十八回	不惜铺张慎终成大典	慢云长厚殉节见真情	813
第七十九回	苍莽前途病床谈事业	凄凉小院雨夜忆家山	825
第八十回	发奋笑空劳寻书未读	理财谋悉据借箸高谈	835
第八十一回	飞鸟投林夜窗闻愤语	杯蛇幻影晚巷走奔车	846
第八十二回	匣剑帷灯是非身外事	素车白马冷热个中人	858
第八十三回	对簿理家财群雏失望	当堂争遗产一母伤心	869
第八十四回	得失爱何曾愤来逐鹿	逍遥哀自己丧后游园	880
第八十五回	衰服近优伶不亏好友	红颜计柴米贻笑方家	890
第八十六回	白玉锡佳名二花争艳	黄金供滥用一客无愁	901
第八十七回	私念故乡偏房兴去意	忽翻陈案记室背崇恩	911
第八十八回	故主宣言群奴半日散	旁人屈指一子八月生	921
第八十九回	临榻看新孙难言此隐	怀金窥上客愿为谁容	931
第九十回	露影太荒唐封金预告	怀诗忽解脱对月长嗟	942
第九十一回	泉水出山残文留旧迹	衣衫刺目烈火灭余痕	952
第九十二回	伏枕染重疴母怀戚戚	传笺盼一顾郎趾匆匆	962
第九十三回	半夜驰车娓婉谈浮海	清晨破镜凄凉卜下场	972
第九十四回	病榻起疑团乍惊惨色	情场增裂缝各动离怀	982
第九十五回	强夺珠针病狂怀璧遁	永离鸳帐封步闭楼居	993
第九十六回	风景不殊游踪增感慨	情怀莫逆闲话自缠绵	1003
第九十七回	冰炭人情失官求内助	泥云身世访主忆前情	1013
第九十八回	院宇见榛芜大家中落	主翁成骨肉小婢高攀	1023
第九十九回	谈笑弄娇嗔新装十索	言行失常态情局孤忙	1032
第一百回	惨语断生平小楼伴佛	狂呼惊夜半烈焰冲霄	1042
第一百一回	两老恸慈怀共看瓦砾	同胞作惯语全没心肝	1051
第一百二回	对客道烦忧初尝苦境	替人流急泪重见残装	1060
第一百三回	对坐无聊愁城生怨色	远来有意情海起新澜	1069
第一百四回	上室迎宾故谈风土好	大庭训子严斥羽毛丰	1079
第一百五回	得意让花骄权门夜叩	失踪惊屋闭旧巷空来	1088
第一百六回	亦假亦真旧邻传噩耗	疑非疑是胜地觅芳踪	1098

第一百七回	决绝一书旧家成隔世	模糊双影盛事忆当年	… 1106
第一百八回	寄爱写小诗投邮有意	对亲作快语析产何惭	… 1114
第一百九回	巨室瓜分最怜孺子去	情场球戏难受美人狂	… 1123
第一百十回	航海倚英雌更谋捷径	弃家付儿辈独隐名山	… 1135
第一百十一回	驴背遇穷途昙花一现	禅心伤晚节珠泪双垂	… 1148
第一百十二回	金粉各飘零情场永别	轮蹄相驰逐旧事重提	… 1161
尾 声	消息索哀词人悲秋扇	生涯寄幻影梦老春婆	… 1174

燕市书春奇才惊客过
朱门忆旧热泪向人弹

楔子

人生的岁月，如流水的一般过去。记得满街小摊子上，摆着泥塑的兔儿爷，忙着过中秋，好像是昨日的事。可是一走上街去，花爆摊，花灯架，宜春帖子，又一样一样地陈设出来，原来要过旧历年了。到了过年，由小孩子到老人家，都应得忙一忙。在我们这样一年忙到头的人，倒不算什么，除了焦着几笔柴米大账，没法交代而外，一律和平常一样。到了除夕前四五日，一部分的工作已停，反觉清闲些啦。这日是废历的二十六日，是西城白塔寺庙会的日子。下半天没有什么事情，便想到庙里去买点梅花水仙，也点缀点缀年景。一起这个念头，便不由得坐车上街去。到了西四牌楼，只见由西而来，往西而去的，比平常多了。有些人手上提着大包小件的东西，中间带上一个小孩玩的红纸灯笼，这就知道是办年货的。再往西走，卖历书的，卖月份牌的，卖杂拌年果子的，渐渐接触眼帘，给人要过年的印象，那就深了。快到白塔寺，街边的墙壁上，一簇一簇的红纸对联挂在那里，红对联下面，大概总摆着一张小桌，桌上一个大砚池，几只糊满了墨汁的碗，四五支大小笔。桌子边，照例站一两个穿破旧衣服的男子。这种人叫做书春的。就是趁着新年，写几副春联，让人家买去贴，虽然不外乎卖字，买卖行名却不差，叫做书春。但是这种书春的，却不一定都是文人。有些不大读书的人，因为字写得还像样些，也做这行买卖。所以一班人对于书春的也只看他为算命看相之流，不十分注意。就是在下落拓京华，对于风尘中人物，每引为同病，而对于书春的，却也是不大注意。

这时我到了庙门口，下了车子，正要进庙，一眼看见东南角上，围

着一大群人在那里推推拥拥。当时我的好奇心动，丢了庙不进去走过街，且向那边看看。我站在一群人的背后，由人家肩膀上伸着头，向里看去，只见一个三十附近的中年妇人，坐在一张桌子边，在那里写春联。旁边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妇人，却在那里收钱，向看的人说话。原来这个妇人书春，和别人不同——别人都是写好了，挂在那里卖；她却是人家要买，她再写。人家说是要贴在大门口的，她就写一副合于大门的口气的；人家说要贴在客堂里的，她就写一副合于客堂的口气的。我心里想，这也罢了，无非卖弄她能写字而已。至于联文，自然是对我书上抄下来的。但是也难为她记得。我这样想时，猛抬头，只见墙上贴着一张红纸，行书一张广告。上面是：

飘茵阁书春价目

诸公赐顾，言明是贴在何处者，当面便写。文用旧联，小副一钱费二角，中副三角，大副四角。命题每联一元，嵌字加倍。

这时候我的好奇心动，心想，她真有这个能耐？再看看她，那广告上，直截了当，一字是一字，倒没有什么江湖话。也许她真是个读书种子，贫而出此。但是那“飘茵阁”三字，明明是飘茵坠溷的意思，难道她是浔阳江上的一流人物？我在一边这样想时，她已经给人写起一副小对联，笔姿很是秀逸。对联写完，她用两只手撑着桌子，抬起头来，微微嘘了一口气。我看她的脸色，虽然十分憔悴，但是手脸洗得干净，头发理得齐整，一望而知，她年轻时也是一个美妇人了。我一面张望，一面由人丛中挤了上前。那个桌子一边的老妇人，早对着我笑面相迎，问道：“先生要买对联吗？”我被她一问，却不好意思说并不需要对联。只得说道：“要一副，但是要嵌字呢，立刻也就有吗？”那个写字的妇人，对我浑身上下看了一看，似乎知道我也是个识字的人。便带着笑容插嘴道：“这个可不敢说。因为字有容易嵌上的，有不容易嵌的，不能一概而论。若是眼面前的熟字眼儿，勉强总可以试一试。”我听她这话，虽然很谦逊，言外却是很有把握似的。我既有心当面试她一试，又不免有同是沦落之感，要周济周济她。于是我便顺手在衣

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来。这些围着在那里看的人，看见我将名片拿出来，都不由得把眼睛射到我身上。我拿着名片，递给那个老妇人。那个老妇人看一看，又转递给那书春的妇人。我便说道：“我倒不要什么春联，请你把我的职业，作上一副对联就行，用不着什么颂扬的口气。”那妇人一看我的名片，是个业新闻记者的，署名却是文丐。笑道：“这位先生如何太谦？我就把尊名和贵业做十四个字，行么？”我道：“那更好了。”她又笑道：“写得本来不像个东西，做得又不好，先生不要笑话。”我道：“很愿意请教，不必客气。”她在裁好了的一叠纸中，抽出两张来，用手指甲略微画了一点痕迹，大概分出七个格子。于是分了一张，铺在桌上，用一个铜镇纸将纸压住了。然后将一支大笔，伸到砚池里去蘸墨。一面蘸墨，一面偏着头想。不到两三分钟的工夫，她脸上微露一点笑容，于是提起笔来，就在纸上写了下去。七个字写完，原来是：

文章直至饥臣朔。

我一看，早吃了一大惊，不料她居然能此。这分明是切“文丐”两个字做的。用东方朔的典来咏文丐，那是再冠冕没有的了。而且“直至”两个字衬托得极好。“饥”字更是活用了。她将这一联写好，和那老妇人牵着，慢慢地铺在地下。从从容容，又来写下联。那七个字是：

斧钺终难屈董狐。

这下一联，虽然是个现成的典。但是她在“董狐”上面，加了“终难屈”三个字，用的是活对法，便觉生动而不呆板。这种的活对法，不是在词章一道下过一番苦功夫的人，绝不能措之裕如。到了这时，不由得我不十二分佩服。叫我当着众人递两块钱给她，我觉得过于唐突了。虽然这些买对联的人，拿出三毛五毛，拿一副对联就走。可是我认她也是读书识字的，免死狐悲，物伤其类，这样藐视文人的事，我总是不肯做的。我便笑着和老妇人道：“这对联没有干，暂时我不能拿走。我还有一点小事要到别处去，回头我的事情完了，再来拿。如是晏些，收了摊子，到你府上去拿，也可以吗？”那老妇人还犹豫未决，书春

的妇人，一口便答应道：“可以可以！舍下就住在这庙后一个小胡同里。门口有两株槐树，白板门上有一张红纸，写‘冷宅’两个字，那就是舍下。”我见她说得这样详细，一定是欢迎我去的了，点了一下头，和她作别，便退出了人丛。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事，不过是一句遁词。我在西城两个朋友家里，各坐谈了一阵，日已西下，估计收了摊子了，便照着那妇人所说，去寻她家所在。果然，那个小胡同里，有两株大槐树，槐树下面，有两扇小白门。我正在敲门问时，只见那两个妇人提着篮子，背着零碎东西，由胡同那头走了过来。我正打算打招呼，那个老妇人早看见了我，便喊着道：“那位先生，这就是我们家里。”他们一面招呼，一面已走上前，便让我进里面去坐。我走进大门一看，是个极小的院子，仅仅只有北房两间，厢房一间。她让进了北屋，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带着一个上十岁的男孩子，在那里围着白泥炉子向火。见了我进来，起身让座。这屋子像是一间正屋，却横七竖八摆了四五张桌椅，又仿佛是个小小的私塾。那个老妇人，自去收拾拿回来的东西。那书春的妇人，却和那个老头子，来陪我说话。我便先问那老人姓名，他说他叫韩观久。我道：“这是不是府上一家住吗？”韩观久道：“也可以说是一家，也可以说是两家。”便指着那妇人道：“这是我家姑奶奶，她姓冷，所以两家也是一家。”我听了这话不懂，越发摸不着头脑。那妇人知道我的意思，便道：“不瞒你先生说，我是一个六亲无靠的人。刚才那个老太太，我就是她喂大的，这是我妈妈爹呢。”我这才明白了，那老妇人是她乳母，这老人是乳母的丈夫呢。这时我可为难起来，要和这个妇人谈话了，我称她为太太呢，称她为女士呢？且先含糊着问道：“贵姓是冷？”对道：“姓金，姓冷是娘家的姓呢。”我这才敢断定她是一位妇人。便道：“金太太的才学，我实在佩服。蒙你写的一副对联，实在好。”金太太叹了一口气，说道：“这实在也是不得已才去这样抛头露面。稍微有点学问有志气的人，宁可饿死，也不能做这沿街鼓板一样的生活，哪里谈到好坏？本来呢，我自己可以不必出来，因为托我妈妈爹去卖了一天，连纸钱都没有卖出来；所以我想了

一个下策，亲自出去。以为人家看见是妇人书春，好奇心动，必定能买一两副的。”说着脸一红。又道：“这是多么惭愧的事！”我说：“现在潮流所趋，男女都讲究经济独立，自谋生活，这有什么做不得？”金太太道：“我也是把这话来安慰自己，不过一个人什么事不能做，何必落到这步田地呢？”我道：“卖字也是读书人本色，这又何妨？我看这屋子里有许多小书桌，平常金太太也教几个学生吗？”金太太指着那个男孩子道：“一来为教他，二来借此混几个学费；其实也是有限得很，还靠着晚上做手工来补救。”我说：“这位是令郎吗？”金太太凄然道：“正是。不为他，我何必还受这种苦，早一闭眼睛去了。”便对那孩子道：“客来了，也不懂一点礼节，只躲到一边去，还不过来鞠躬。”那孩子听说，果然过来和我一鞠躬。我执着那孩子的手，一看他五官端正，白白净净的。手指甲剪得短短的，身上穿的蓝布棉袍，袖口却是干净，并没有墨迹和积垢。只看这种小小的习惯，就知道金太太是个贤淑的人，更可钦佩。但是学问如此，道德又如彼，何至于此呢？只是我和人家初交，这是人家的秘密，是不便于过问的，也只好放在心里。不过我替她惋惜的观念，就越发深了。我本来愁着要酬报她的两块钱，无法出手。这时我便在身上掏出皮夹来，看一看里面，只有三张五元的钞票。我一想，像我文丐，当这岁暮天寒的时候，决计没有三元五元接济别人的力量。但是退一步想，她的境遇，总不如我，便多送她三元，念在斯文一脉，也分所应当。一刹那间，我的恻隐心，战胜了我的悭吝心，便拿了一张五元钞票，放在那小孩子手里。说道：“快过年了，这个拿去逛厂甸买花炮放吧。”金太太看见，连忙站起来，将手一拦那小孩。笑着说道：“这个断乎不敢受！”我说：“金太太你不必客气。我文丐朝不保夕，决不能像慷慨好施的人随便。我既然拿出来了，我自有十二分的诚意，我决计是不能收回的。”金太太见我执意如此，谅是辞不了的，便叫小孩子对我道谢，将款收了。那个老妇人，已用两只洋瓷杯子斟上两杯茶来。两只杯子虽然擦得甚是干净，可是外面一层珐琅瓷，十落五六，成了半只铁碗。杯子里的茶叶，也就带着半寸长的茶叶棍儿，浮在水面上。我由此推想他们平常